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六十二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遺方生

生物有一本而無二統恩義有相奪而無兼隆此理也亦禮也理者吾心之所固有禮者古訓之所昭垂世有不幸當人倫之變而不得以蹈天理之常則權其輕重

而處之以復於正俾於心而安於義而可斯已矣或事勢無可柰何而不能然將泯默抱恨以沒齒寧復敢宣之於口以語人也此其志之可悲者夫若閔士宗義之二姓亦人倫之變常者也宗義宜如之何曰從陳族之長擇一人後其舅而已歸于方倘無人可以為後則於方氏家歲時為墠以祭其舅至終身而止如是其亦庶幾乎噫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果何等時耶而當時猶有專攻禮學之士稽諸禮疏所引通典所載可見也亦且

間有通達禮意之婦人焉以今日文物盛多之會承前
代義理大明之餘曽謂無一學禮者哉噫

題蕭道士父示兒詩後

身為道士弗獲養親於親之生日饋尊酒親心驚喜作
示兒詩傳至予所遂為古今世變而發一慨夫道也者
父子之親居其首漢初以老氏清静之教為道而古聖
人設司徒以教人倫但名儒家不得預道之名列在道
流之下雖然老氏言道亦曷甞廢父子之倫哉其後出

家棄親一效西竺而曰道士固如是乎因子之有饋父之有詩而知民彝之不可泯也是以識于其詩之左方云

龔德元詩跋

龔德元詩已窺簡齋門戶濶步勇進由是而升堂焉而入室焉可也

題李伯時九歌後

往歲洪守毛侯以所藏李伯時畫九歌詩本見示予為

作跋語及歌詩令譚觀又持此畫至豈能復措一辭得善書人寫予舊跋詩于後可矣然世之好者好李之畫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誰更論原之心哉予言贅疣爾

跋朱文公與程沙隨帖

朱子手筆人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其間質正孝經疑義及易疑義則非泛泛往復之書比也沙隨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為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答書云近見玉山

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其言載之於孝經刋誤夫朱既不自足而質之於程又不自有而推之於汪前哲爲學取長於師友而不自恃蓋如此

題王晉初所藏畫

予每見好畫爲程子之戒不敢收蓄令觀晉初所寶頗樂而玩焉豈亦猶有獵心也歟

跋朱子慶元巳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

聖賢之道不幸不行於當時猶幸其得明於後世也朱

子以慶元庚申之季春卒此書貽丞相益國周公乃巳未之季冬相距四月爾當時偽黨之禁如熾殆甚匡人桓魋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與元聖俱何其幸歟雖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有巳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巳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跋地理書後

大山山人手地理書一卷来叩予閱之有舊術焉有新術焉掇拾青囊之緒餘為是詳說者也抑閑青囊不如黒囊山人得之青囊之詳說而加以黒囊之巧視大而不遺千里微而不差一毫雖昔之楊曾復生不過如是而已山人為誰吾里中故人之子表其氏

題李襄公槐圖後

人與物異類也而同生天地之間其氣固流通而無間治世之人康樂而物之生也亦豐榮末世之人勞瘁而

物之生也亦凋耗大而關於一世之盛衰者如此小而關於一家之隆替者葢莫不然觀田氏之荆足以驗其家之雍睦觀高氏之栁足以兆其家之貴顯觀王氏之槐而知其後之必為三公也一氣之流通自然而然者江寧李氏宋南渡前仕宦之多甲於一郡太師襄國公諱宗慶歷六年進士内仕至寶文閣待制外仕至西京留守高陽關路安撫使子六喪其一存者五公手植槐一株垂三百年柯葉扶踈一幹而五枝第四枝尤茂公

之五子曰中奉大夫參曰光禄大夫路曰參知政事回曰通直郎昕曰奉直大夫若通直官最畢而儒業之傳續至于今不墜槐枝之獨茂若相應云通直之子澤其孫繼勲其曽孫如徳其元孫彌堂来孫錡淳祐十年進士官至承直質資純雅明六書正俗字之訛承直二子養源縣路教授得縣主簿養浩不仕東桓𢒰彬森楚其六孫也俱俊秀可以世其科至元間予客金陵及識承直既而識其諸孫獲覯畫史所寫裒公槐葱欝可愛竊

謂類同氣之相感應也其理異微物之應者氣動志也人之感者志動氣也承直諸孫才矣儻其臻於體信達順之道而不局於言語文字之學則一身之和一家之和煦嫗充溢無物不欣欣焉槐其一爾應而復有感感而復有應李氏之隆殆不止如今所覩然此未易為寡見謏聞者道也尚因予言而究極之哉夫如是承直其有孫矣乎

跋陳氏邱隴圖

中原之族墳墓至今猶古也南土之葬墳墓得聚于一處者鮮矣盖其偏方土薄水淺之地不得不然雖仁人孝子之心有所甚不安而卒亦莫能變其俗者其說甚長未易一言盡也廬陵陳君景福宦遊無寧日始家于吉後寓於贛葬其母於贛每以二親之葬不得合一為慼又以不能在家守墳墓為憂形而於圖時一展視聲而為賦辭極悽惋藉是聊以塞其慼紓其憂此其中心孝慕之誠不能自已者也仕東廣憲府上事於臺予在

金陵見其所繪之圖所作之賦惻然憫之而不能爲之謀也噫古者仕不出鄉不得已而去墳墓則踰境必哭以喪禮處之今四海一國無踰境之事矣然宦遊去家之遠幾同昔人去國之悲終身爲田舍翁浮沉閭里則可苟有四方之志者其悲殆不能免固末如之何也已陳君姑俟他日官成而游倦息肩贑寓母墳旦旦在目父葬不出三百里外時往拜掃無難也四時祭祀得如常禮而於心無不安焉於斯時也此圖此賦焉仅用

題李太白墨跡後

昔年嘗觀謫仙所寫愛酒大夢二詩喜其豪宕邁逸因嘆其仙才美但意其於仙道或未之聞人頗不滿吾言今又獲觀元丹丘歌墨蹟神奇鬼恠尤恠其然其然信乎超出八極之表矣嗚呼世亦安得復見斯人哉仙才也夫仙才也夫

題耆英圖後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戌二百四十一年矣至今尊慕

洛社耆英何也韓潞二相元勲碩望極品大臣重厚謙降畧無一豪富貴態同會九老里居常流爾而温温接待未嘗懈慢盛德如此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器易盈之人名位未崇驕倨已不可近視二公相度為何如哉癯然一寒坐次最下者不數年間亦踵韓潞相業無他德相似也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顔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

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顔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顔學王而字與王異趙書顔記而字與顔異非深造閫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時中王豈岩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跋洪母熊氏傳後

翰林學士元明善作臨川洪畊母熊氏傳明善於人不

輕許其文不易得有此特筆洪毋盖賢矣哉書者翰林承旨趙孟頫篆者集賢大學士郭貫允謂三絕澄與畊同郡故識其後云畊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題湯教授復學田詩後

昇學沙洲之田近年有權勢者奪取以畀其下一時職教者甘心奉之在後竟不復問無它罷媆者不能畏懦者不德亦或因之為姦利者有焉今教授湯君至慨然以剔蠧刻敝為已任謀復其所失要路有人主之于其

上故其復之也始雖甚難而卒若易田既復諸儒咸喜歸功於教授作詩以美之教授曰上官之賜也吾何力之有噫湯君之於是事能有功而不自有其功是可嘉也其善不可以不書故書於諸儒美詩之後

題趙子昂臨蘭亭帖後

馮昌大世扁倉之業而書羲献之字以趙子昂今之羲献也得其所臨蘭亭帖寶之如金玉其伎藝家之清流也已

題皮疇小字四書後

皮疇病在膏肓而其父以其所寫小字四書示予父之慈宜速求善醫善藥以療疇之病俟病愈予有與之言者

跋牟子理感論

或毀仲尼吾徒曰人雖欲自絶曾何傷於日月乎世有謗佛之人使佛之徒能如吾徒一語足矣奚事多言疎山雲住師寄示此編予觀之蓋近時所撰牟子者寓言爾

非真有是人也

跋張丞相護佛論

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張馬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自覺以入于佛若丞相此論則厲聲色與人爭辨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佳師其以告我噫人茍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為哉

跋章貢嚴盾書說

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曉易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盾篤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畧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已予也猶願覩其書之成

跋黃縣丞遺跡後

宋樂安縣丞黃先生特科出仕清介自持晚節避世不汚全名以歿宋末之小官能如是者鮮矣予嘗客其門耳聞正論不一覯所著辭章槩可見其志操此編自述

先世名字行次生死年月與其葬處施及傍親外戚葢唯恐子孫日遠日忘而有所不知也孝慈敦睦之情藹然溢乎筆墨之外其厚於倫紀為何如哉又欲效栁子厚作先友記肇端而不及竟其叔子革謂先君手澤唯此僅存將刻石以貽永久俾世世適長孫掌之幾不墜遺予反覆三而嘅前脩之不可復見也歔欷而識其卷尾

題東溪耕樂圖後

至治癸亥趙公季明偕予待命翰苑其年四月季明至官迨秋謚以疾去六月予始至官越三年泰定乙丑秋亦以疾去予家于野農夫晨夕雜處丙寅之春留邑偶值連日雨喜膏澤霑足土脉憤興思欲歸視畎畝犁鋤之事阻泥濘未行有客來自許昌携示東溪耕樂圖圖後繫以季明詩賦四篇玩誦之餘悠然有契於心耕田歌讀綠農業可與豳風七月並傳能憂衆人作苦之勤又樂一已田居之逸憂與人同樂非已獨庶幾先天下

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乎顧予老病無用雖不獲久相從於玉堂雲霧之間繼今倘遂北游共談稼穡於東溪烟雨之外亦此生一快也

題蘭亭臨帖

用剡溪紙臨蘭亭詩序字法雖與他本不同好事者俱收並蓄亦可以充寶玩之一若必欲追考其所由來則不可知矣

跋臨本蘭亭

蘭亭真蹟不在人間所傳臨本不一以上十紙字體各殊互有優劣有眼人擇其逼真者而學之斯可矣

跋徐僉書御製後

豫章徐可攜示宋思陵所賜徐僉書俯宸翰一幅及僉書之仲子榕所受誥命兩通此其近祖宋初散騎常侍鉉則其遠祖也徐氏歷五代至宋南渡代有聞人鼎臣師川俱以文學著名垂後不泯於今猶存前朝所賜先世所受蓋難矣可字可聖敦樸多藝能亦不忝其先者

乎惜年踰五十而無嗣所存家貲其尚擇族從中之賢子而畀之哉

題秦國忠穆公行狀墓銘神道碑後

故太傅録國軍重事開府宣徽使大司農太醫院使贈推誠佐理翊戴功臣太師上柱國秦國忠穆公西域竺乾國人自少得侍禁密眷注甚隆歷事四朝尊為國老官至極品生榮死哀令臨江郡侯其第五子也以公所受制命及行狀墓誌銘神道碑萃成一編鋟木以傳夫

公之行事國史載之矣而郡侯又顯揚之若是者將俾
遐陬遠民咸知公之盛德大業也嗚呼秦公國之忠臣
郡侯家之孝子澄忝嘗預史官見公一門忠孝之美樂
於道之是以識其編末公諱鐵柯郡侯名益馬云

跋陳吾道贈言後

陳吾道善琴昔年嘗聽其聲唯恐妨吾到空同之夢而
不欲聞自後塵緣不斷混混埃壒中竟未能償吾願今
十有九年矣而吾道再至無可掩吾之盖乃謂之曰吾

且請廣成子所一見逌復子其携無弦之琴而来吾将以無聞之耳而聽當賞吾之知音不待黄金鑄鍾期也

跋皮氏所藏蘭亭

皮氏一門若尊若小俱知寶此子孫其將世有善書者乎

題伏生授經圖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令之儒者或莫辨别闇亦甚哉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也以天下賢士與天下諸侯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恥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為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蓋好事者托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已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黄公云盖王文正公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書一事律以大人格心之道不無憾焉扈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陞大尉其食於嶽祠也固宜友人吴傚作禮神文實寺簿公之説其辭

雅則其祀匪淫亦屈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彭壽繕寫成帙而以示予為誌卷末

跋趙武德墓誌後

趙書記神明之胄今為清門獲覩其先世武德公墓誌百有餘歲周楊二鉅公手澤如新猶可想見風流餘韻嗚呼天之未喪斯文與書記之不墜其世也可尚已

題臺山遺藁後

余讀宋待制金陵李襄公詩至神宗挽詞喟然嘆曰君

者臣之所天也資於事父方喪三年其義不亦重乎公於君臣之義著矣當時文章妙一世者或有所不如何哉夫詩以厚倫為本倫之不厚詞之工也何取焉未聞臣之於君而可薄也公其得詩之本與公之第五子通直最工詩詩有唐人風致七言絶句尤長予於其家見所謂臺山遺藳吟諷累日志其左方而歸之通直諱旴字明道

跋江徵君書思無邪三字

曹南江君玉藏其伯父徵君所書思無邪三字為家寶古人誦詩三百者必達於政思無邪三字又三百篇之綱要也君玉官于郡掾于臺政俱可稱其受用此家寶者與徵君嘗仕侯藩號觀察使至元之間徵至帝庭以直言忤時而退素名善書玩其心畫亦可想見其人

題孔檜圖

孔庭古檜舊聞夫子手植叔世遭燬疇不為之感傷得其燼餘或刻以為像或斲以為器尊之貴之愛之重之

而又圖寫贊詠以相傳播于以見魯俗之厚也雖然聖人所以遺後猶有大者也假諸物以像聖人之形未必得其似求諸已以會聖人之心即可得其真也其可尊可貴可愛可重蓋超出乎形器之外豈徒一木之所遺者而已哉有能思及於此否乎

吳文正集卷六十二

吳文正集卷六十三

元　吳澄　撰

題跋

跋靜安堂銘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淺深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為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為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鐃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
聖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後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
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
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
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
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
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予
讀靜安堂銘九十六言最喜艮止其背萬物之鏡八字

為其義竊觀長沙易先生於書之禹貢禮之周官說皆精緻卓然度越諸家而程子所續孟子不傳之學則有未數數然者故予每取其所長

鐔津文集後題

儒者之學一降再降而為詞章漢賈馬唐韓柳宋歐陽蘇遂挺然獨步得以稱雄於百世之下佛教自達磨西來離去文字真露真秘由是悟入者一彈指頃超詣佛地卓乎其不可及已其徒口舌機鋒銛利捷巧進者披

靡莫之敢膺然未有操弄豪管若儒流之滔滔袞袞演迤於詞章者鐔津嵩仲靈生值宋代文運之隆與歐陽曾蘇同時才思之贍蔚筆力之横放視一時文儒不少遜也噫世間多少魁傑人在佛氏籠罩之内如嵩者豈易得哉其文之行世久矣竦山住半間重繡諸梓以傳蓋喜其教中之有是人也昔歐陽公一見而推奬之予亦曾聞而嘉歎焉倘論詞章當為佛徒中第一或問嵩佛法何如予儒流弗能知弗能知請俟它日質之半間師

跋婁行所勑黃後

廬陵婁天章藏其八世祖奉議公勑黃一通出入與俱罔敢失隊為人子孫當如此矣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勑牒與前代勑牒其文同其用黃紙書亦同然昔也有勑而又有誥令則無誥而但有勑存之可以考古今沿革之殊可以表子孫保守之謹天章年甚少才甚俊文藻麗而思泉湧值今貢舉取士之時擇科階仕易易爾方將得今日之新勑豈但存先世之舊勑而已哉抑又有

說敕者人爵之榮於其舊者而能存於其新者而能得要皆身外物也人之一身先世遺體天爵之貴具焉保守其身不尤重於保守身外物乎夫子言孝立身爲大立身者何行道於今楊名於後有天爵之貴非止人爵之榮也果能立身而楊名天下世世稱之曰崋之後有聞孫其光於奉議也殆將百倍於常人天章字行所才可以及是故予諄諄焉督其進

跋徐侍郎文集後

宋兵部侍郎清江徐公文章政事俱可稱遭值末運言不獲用志不獲伸國亡而身亦隕平生著述因兵亂散軼公之子幼學百計蒐輯十僅得其一二予嘗序其篇後十有七年公之孫鎰持刻本過予曰先人錄先人侍郎集未竟而卒鎰曁弟九成重加釘定成三十卷集外所遺及大學中庸說俟續纂為一編予披翫三日凡公未用之言未伸之志莫不洞見其底蘊不特嘉嘆其文章而已嗚呼名臣之後有子有孫能若是侍郎公為不

亡矣復識其左方云

題聚星亭賛後

聚星亭賛朱氏爲考亭陳氏作也今脩江陳氏得此圖於朱子門人胡伯量之家澄按宋紹熙之季趙忠定公汝愚將立寧宗時韓魏公之曽孫侂胄知閤門事嘗令白事高宗吳皇后宫事成侂胄謀建節忠定以爲右戚不當言功侂胄怨恨羣險朋附之遂傾趙相竄永州慶元丙辰春殞于非命趙之死由侂胄也士人敖陶孫有

詩閔趙曰九源若遇韓忠獻休問如今幾世孫趙相既死
韓權益熾朱子褫職罷祠號偽黨黜此賛之作在庚申春
未屬纊前兩月所謂仕守之難古今共嘆盖為侂胄發也澄
舊題二詩其一曰真人此日暫東行曽柰黄星漸次明二
姓聞孫竟如許一天瑞氣落西營其二曰魏公勲業照乾坤
太史曽占五色雲三改敎家詩裏淚始知亭賛意殷勤
適再見此圖乃寫前所題二詩于左而歸之脩江之陳

題東坡所寫墨竹

雖細稍低葉下近塵士而鉅竿老節慣傲雪霜于時

坡翁居多竹之地三年矣

題子昂仁智圖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儒謂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雖

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所見均是仁智

豈必與尼山泗水同哉子昂所圖子昂所見爾以遺太

乙劉師别有見玉笥仁智堂道士從劉得之又玉笥仁智

堂之仁智也師劉者羅環中特以示予者羅之徒孫周常

清周而羅羅而劉劉而趙曰仁曰智其見同乎異乎予弗及知也方將循其支探其本遡其流尋其原以上達尼山泗水周令往上清上清之山水奇矣其中高人仁智何若予亦願叅焉

跋玉笥山圖

名山道宫其形勢之奇人物之盛可與上饒龍虎山儔儷者江西有二俱屬清江閤漕也玉笥也余夙有山水癖又喜共方外畸人語五十年前於驛路望見龍虎山

四十年前曾至閣漕二十年前至玉笥之傍所謂太秀洞天者而獨未能一至玉笥焉道士周常清持示玉笥承天宫圖覽之欣欣若游於其間然予之游山非但樂其形勢亦欲識其人物向游太秀亦為尋訪隱者不遇而退承天有超世之士為誰常清一一告我予將往問

跋謝尚書墨蹟後

宋南渡後古文清江謝尚書為首稱而其文無集不可悉見龍山西福寺謝公平昔熟游之地嘗為撰雲海衆

堂記文刻在石而墨蹟照寺中間流落它處大德丁酉寺僧克齊再得故物於既失之餘襲藏唯謹可謂知所重者齊又醫藥濟人是能以佛慈惠心為心也齊之上普慧通儒佛書副講主席其上師乘又其上與俱俱師號不羣乘師號梅山慧號愚泉齊號石屋云

跋劉忠肅公與朱文公帖

劉忠肅公朱先生之父黨先生以乾道丁亥冬除密院編脩官劉書稱先生為編脩當是次年戊子之秋作劉公

憂江淮兩浙水旱淼為歉倫其年建寧亦饑且繼之以水災又明年秋而先生丁母憂矣此書蓋在前也

跋李公釋尚書帖

李公釋尚書初年受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公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并薦焉議者兩賢之當時且以公之讓善為難而況于今適值廬陵李一初二公手帖因藏書而及公此事千百世之下亦有聞公之風者乎

跋鐔津文集

鐔津文戢戢如武庫兵汹汹如春江濤僧契嵩所著述也在宋慶歷嘉祐正當文運之隆敢出其技馳騁章甫逢掖之林肆口而言肆筆而書縱横雄放莫或能嬰其鋒噫天之生才也何所限極哉佛家者流而有如斯人者乎踈山雲住師取其文錄諸木期以傳久遠蓋喜同類中之有是人也噫誠可喜也雖然文儒則可佛法則未

跋吳君正程文後

往年予考鄉試程文備見羣士之作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或短於彼得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金谿吳氏家世以儒科顯君正出示程文一編三日所試之藝悉具純美暢達無施不宜可謂俱優兼全者矣不特程文然也於文能儷語又能散語於詩能近體亦能古體才贍而學周若是倘命足以符其才豈有不遇者哉君正名應子

跋子昂楷書後

至元丙戌冬予始解后子昂於維楊驛明年在京每日相聚爲予作字率多楷書不令作行草與今此卷字體一同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

題四君子贈竦山長老卷後

李俞周昶薩德彌實持憲江西可稱無疵蓋鳳凰中之鸑鷟麒麟中之獬廌也在都中予未及識然禪解盈紙

其出世間法不知與世間法何如四君子是同是異而於踈山雲住師俱厚善畢竟各有同處

又跋朱子墨蹟

朱子葬母祝令人之地得之西山盖其家每欲得葬地則必求之西山也

跋朱子書後

此朱先生母令人祝氏與其内親而先生為母代書者

題耕樂室

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鄧子真慕之而扁其室曰耕樂苟樂矣耕可也釋耕而仕亦可也非以耕為樂也雖耕亦不害其樂也子之樂也如之何

題韓魁公墨蹟

嘗觀東平府學碑富鄭公書其字端謹莊重不作膴娟婀娜之態韓魏公此帖亦然而加勁健二公事業不在於字而觀其字畫亦可想見其為人

跋李公遺墨

制參李公年二十有四擢進士科五十有六而值歷運
改浮湛隱約吟詠自怡垂三十載乃終里中易先生伯
壽甫儒而逃於醫與公同生嘉定辛巳歲相好如兄弟
過從倡和未嘗旬月疏逖也公之手簡往來意真語質
雖待先生之子濤禮視朋友不以父黨自居也濤收拾
公之詩詞手簡大小百餘紙集成一編不惟它日易氏
子孫得見當時二父交契之情而鄉人觀之亦足見前
輩忠厚之風可以敦薄而寛鄙於世教非小補也濤字

景源云

題崔氏孝行詩卷

真定崔使擢卿相繼宰兩邑建平而崇仁俱有美政昔得之傳聞今得之親見適一二客来過周行東西南北之人也頗道四方政俗善評一時人物相與聚談其一曰崔侯何以能若是其一曰史侯喬木故家也同知真定路總管府事之孫兩浙江淮漕運使之子史崔真定巨室二姓世為婚姻侯丞相史忠武公之孫壻其舅兩道宣慰使則丞

相之從子其外祖五路萬户則丞相之昆弟也内外兩族仕宦
赫奕世徳可師家範可采固與寒門新進之居官者不同也
而子之子文留邑日從侯游處携侯孝行詩卷以歸葢侯初
仕常孰州判官居家養毋寧不赴官士大夫嘉其行有
詩頌美者累數十氽獲觀之夫以天性之愛根於心者為重
人爵之貴加於身者為古人之常事今世則希有侯能為
今世之所希由其資識之超於人也孝者百行之首居
家而孝於親則居官而慈於民者餘事爾侯之行為孝

子其政之爲循吏也宜

題李氏世業田碑後

青塞李氏其先魯人宋靖康建炎間避金難轉徙而南顛頻十數年始履吉之境當時閔恤流民令所在郡縣安養李氏自出力闢曠土得田四百畝請于官官界之爲世業於是自記官事勒石以貽永久期與子孫宗族共享公上之賜又推所餘及親故處心葢廣且遠并載給田守倅令佐姓名示不忘所自時維紹興八年記之者李興時書之

者其族父知建昌縣李德祥也終宋之世田屬李氏大元營田司立乃奪而歸之官李之子孫輸租耕其田如昨舊碑亦被人竊負而去幸猶有墨本存焉裔孫業圖再刻石以不墜祖之所付託而予為書于碑陰嗚呼紹興而至元百五十年爾田之有予有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為之民者如之何哉事之已往者已矣未來者自勉可也業其倡率宗族人人彊為善苟為善子孫必有興者其興也將有光于前而四頃之田一片之石已失者又

奚足芥蒂于懷也哉

題夏幼安更名說後

蘭谷夏幼安於其舊名有所不安而一更之遂以字行勇矣予嘉其更名一事之勇而慮其施之於他事皆然則不能無失也謂之曰人能勇於去其所不安可也而輕於就其所安不可也蓋勇而重者多得勇而輕者多失勇固可尚也然識爲先勇次之勇者去其所不安而不吝識者就其所可安而不誤審其所安的見其可而

後遣有識有勇者能之不然一時之輕他日之悔見其不安則將又更之乎此易之頻復所以不免於厲也慎之哉慎之哉

跋吳氏家乘

金陵吳梓之大父德和甫暨父堯章甫暨母王氏夫人俱得當代能言者銘墓繫之以名勝哀挽之辭為一編藏于家志顯親也不唯是日夕孳孳工文飾行以思自厚其躬其於顯親也又有大焉吳氏有子哉

跋金陵吳承信建炎四年戶帖

此帖百八十三年矣而保之至今吳氏子孫其賢乎噫承信公之所積可知也宗家子其謹識

題剛簡胡公印歷

往年於剛簡公家見其奏藁讀之流涕為綴數語于後今在洪又見其印歷覩畢愴然

跋李平章贈黃處士序詩後

平章政事李公以公輔之尊而友處士之賤贈之以詩

章重之以序引可謂忘勢謙己者矣然君子之言皆寫其心之實表裏無二致也公之詩云逃名君笑我佯食我慙伊善哉言乎蓋亦一時姑為是言而已非實以人之笑己之慙而懼者也使公果能惕然於人之笑憮然於己之慙則其相業宜不止如後來所覩序所謂終當借五湖舟訪予於空明渺瀰之際晚節而踐斯言也豈不高出一世也哉噫

跋河南程氏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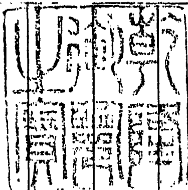
昔大程夫子仕上元縣故建康有明道書院以祠二程近年行臺治書侍御史郭侯嘗命山長趙晉之重刻程氏遺書於既燬之後今錢塘沈天錫嗣長書院而曰有遺書無外書是二程夫子之遺訓猶未完也乃續刻外書十二卷以補一家之言余嘉其知崇先哲以啓後覺也再為識外書之左方

題吳山樵唱

吳伯恭弟叔從新能詩古近二體之態度聲響俱占最

工品充極所到何可當也曰天興吳門座絶竒丧予曽

為景曽噫如何長吉敦夫死又見恭從二妙詩



吳文正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吳文正集卷六十四

元 吳澄 撰

神道碑

元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清河郡元孝靖

公神道碑

孝靖公姓元氏諱貞字鼎之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善之父也始者澄識叅政於其少壯

時視其才氣壓羣於諸經諸書爬剔糾結貫穿端杪其吐辭也雄以則期其文學必為中州第一後十餘年被遇先帝選充宮僚繼入翰苑歷侍制直學士侍講侍讀即除禮部尚書衆知中書省事兩典貢舉凡所選擢悉自聖衷浸浸向大用元之系蓋出拓拔魏其先或云河南人後徙魏之清河累世積善孝靖公仕為小官有才不獲施有德未獲報水木之有原本一旦發於是生者貴而死者亦貴以公爵榮公之王考諱興王妣彭氏生

三子其季公之考也考諱海誠篤和厚與人無競嘗攝
官政多所全活年八十有六而終妣高氏淑範遠識豫
知其孫必顯每指示人曰此孫骨氣非常他日能大吾
門年七十有五而終合葬清河祖塋生五子最幼者公
也公讀書起家受將仕佐郎杭州在城酒使司知事再
受蘆瀝鹽場管勾涖官為政恥儕庸流著廉能聲然韜
藏深廣人莫能窺也至元己丑三月廿有三日以疾卒
於蘇州年四十有七夫人弭氏同縣人公卒之次月十

有四日亦卒享年如公之數生一子二女子叅政也女
適王適李大德甲辰十月某日葬清河新阡從遺命也
公孝親友於兄仁於宗戚高夫人盛夏病背疽三月不
愈公夫婦衣不解帶養不離寢子吮瘡去膿婦以手掬
糞見者稱嘆目為孝子孝婦至大庚戌叅政任翰林侍
制恩贈公奉議大夫驍騎尉清河縣子母夫人清河縣
太君延祐丙辰叅政任禮部尚書特旨封贈二代加贈
公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孝靖母

夫人追封清河郡夫人而公之考贈嘉議大夫秘書監太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公之妣追封清河郡夫人延祐已未叅政自中書叅議再為翰林侍讀自翰林侍讀出叅湖廣省政事其明年春新天子遣使名入集賢為學士澄已病留江州避逅水驛謂將樹碑於孝靖公之墓以澄之舊也令為文既不可辭乃叙其世次大概而繫之以詩叅政娶李氏初封清河縣君再封清河郡夫人其子晦有旨特授將仕佐郎通事舍

人特遷承務郎典瑞院判官明年又特加奉訓大夫皆
殊恩也幼曰蜀女一其詩曰
緊昔郡公才鉅志崇養疾致憂孝出天衷卷韜金綸尺
未試分畀畀小官而不緇塵天嗇其躬身後則豐有爵
有勲有謚有封壼儀婉美上暨考妣烜赫綸恩光耀閭
里我原其初施䘏報腴維善之積維慶之餘允也貞惠
口活萬死爰逮於公彌厚厥祉皇澤浤浤孰大吾門維
公有子貞惠有孫維公有子維帝嘉止窮碑勒辭百世

有煒

大元榮禄大夫宣政使領延慶使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文忠公神道碑

公北廷人也諱潔實彌爾曾祖父某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高昌郡公謚康懿曾祖母某氏追封高昌郡夫人祖父博察脫忽鄰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齊國公謚莊靖祖母拜撒納追封齊國夫人人父伊蘇鼐

爾贈銀青榮禄夫夫司徒追封齊國公謚恭惠母巴爾
德濟追封齊國夫人恭惠生五男其二伊德實是公之
仲兄其三公也年十八其仲兄年二十三俱詣京師伯
父引見世祖皇帝仲兄在帝左右敕公給事東宫公恪
勤謹愿朝夕常侍裕宗說賜鈔二千五百貫俾受部人
實訥有二女長女妻公仲兄而次女為公之夫人中書
省奏立延慶司授公朝列大夫同知延慶司事裕宗嘗
謂公曰高昌回紇人皆貪惟女不染汚俗倘日用不足

於我乎取一日覲晏裕宗問故對曰有家書來詳詢父母安否何如不覺遲久裕宗曰何不將父母就養乎公對曰人子之心孰不懷親奈相去萬餘里資粮扉屨之費重不能辦也奉旨馳驛往迎一歲乃至遂得終養以盡孝省臺有機密事裕宗令傳旨公辭不堪任使裕宗曰以汝沉重言乃不漏泄是以命汝裕宗升仙事徽仁太后成宗踐祚太后命公送顯宗就國公亹亹具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遠範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

德可法可鑒者顯宗然之賜衣一公還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處吾兄弟之間陞嘉議大夫賜玉擊帶香串帶各一太后升仙成宗駐蹕柳林亟召公謂公曰汝今當以事吾父母之心事我授資善大夫同知宣政院事領延慶使宣政所掌者僧徒往往黷貨狥私公一新振飭凡事如省部例人曰宣政院為御史臺矣成宗聞而嘉奬謂裕皇篤眷此人真有知人之明臺官嘗欲擢用公以不閑風憲辭成宗得末疾公與尚醫理御藥不暫離

夜不就寢寢不解衣或數月或期年留中盛夏病暍人勉其還家治疾公曰聖體尚未康為臣敢愛身乎惟啜淡粥數日自愈其事上聞有旨曰濟蘇穆爾一心愛君寧不愛身此人所難能又廉介甘貧賜平江路田五十頃以贍其家進授榮禄大夫宣政使領延慶使至大初命譯佛經賜鈔五萬貫興聖太后謂公為先太后舊臣復令領延慶使辭以年老不許延祐間議錫國公爵辭以無功乃止於是但仍舊職而升延慶司乃正二品公

忠於君孝於親敬以事凡廉以持已常戒諸子曰兄弟宜和睦永久毋分異也儒書宜習讀財利毋耽嗜也延祐二年十月十六日薨年六十三其明年二月十二日葬大都路宛平縣之漆園至治三年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忠夫人埒克封齊國太夫人子男三達爾瑪實哩榮禄大夫宣政院使薩克繖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蘇蘇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女二孫

男五阿南達實哩阿裕爾巴喇伊瑪克塔實哩伊拉瑪實哩阿裕爾實哩女二公之仲凡官於功德使司初以奉訓大夫為經歷未幾同知司事轉少中大夫繼受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又受正奉大夫宣政副使而同知功德使司事並如前後乃同知宣政院事轉資政大夫資德大夫贈存誠秉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忠穆維文忠公來自遠域以廉勤慎密結主知恂恂然有周仁石奮之風諸子皆賢能至顯

達擬於世勲之家云予與公之仲子侍讀在翰林國史院同僚以其將樹碑於公之墓隧乃為叙公家世官秩而繫之以詩其詩曰

若昔裕皇毓德青宫前星曷明勲放華重攀鱗附翼海會川同礜旄萃止濟濟清忠齋公西英翩然來東帝曰予嘉咨汝往從比于坊寀汝職汝供維公敦敏夙夜靖共裕皇祖方聖子御龍天實儲才敷遺成宗帷幄舊人金玉宸躬至大延祐眷渥彌崇曽未耋耄奄逝匆匆四

朝左右一節始終生死俱榮襃贈有隆錫之九命國以上公詵詵良亂卓犖龎鴻聿為時彦咸代天工奕葉其光增賁前庸銘詩不朽如勒景鍾

元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

董氏在河北號勲臣家其先諱俊起自畎畝勇力絶人金末應募長民兵既歸國朝知中山府以敢戰先士卒授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後攻金歸德死城下追謚忠烈再世諱文炳令藁城二十餘年有恵愛數立戰功

以參知政事從丞相巴延平江南功最諸將進中書左丞相贈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諱士選字舜卿忠烈之孫忠獻之子也至正九年忠獻築兩城於正陽以遏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忠獻與戰矢貫左腋創甚不能弓城幾危公年甫二十一代父臨陣獲宋一將敵退城遂完忠獻發正陽趨安慶十一年與丞相大兵合十二年公敗宋師於洪河口丁家洲大兵順流而東抵焦山宋人聯絡大艦絶江鏖戰

敵天衆悍莫敢前公大呼突擊挫其前鋒諸將繼進兩軍皆殊死戰聲震山嶽飛矢如雨戰自寅至午宋軍力疲敗走是夜聞宋將逃入海公乘輕舟追之舟小不勝浪亡其維楫衆大恐公色不少變俄頃風便適與大兵會衆咸喜公曰神天相佑也爾何知海冦張瑄有衆數千自宋時獷悍忠獻命公偕招討使王世强招之公單舸造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艘却其餽遺忠獻奉丞相約分道趨宋都既至諸將爭趨財物府公秋

毫無犯慰安士民市肆不易諸將猶出郛抄掠公言於忠獻下令禁止遠近怗然丞相歸奏功授公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符宋臣以二王航海次福州閩尚為宋守公從忠獻定閩十四年班師扈車駕幸黒城進秩明威將軍改佩金虎符十六年立前衛親軍進授勇大將軍充都指揮使建議設廬舍開屯田由是居者得安行者有養千夫長以下自擇者叅半樞密院以斷事官為公之副公以其不由軍功進表千戶姜廷珍代之師討

日本自願効力世祖曰士選勲臣之子他有委任僻遠
小夷無勤其行二十三年僉湖廣行樞密院事移疾去
官以指揮使讓其弟士秀二十四年世祖征納延公聞
有名命先期率數騎詣軍世祖大喜謂公曰使汝父在
朕可不自至此軍中多夜驚丞相巴延奏用董士選宿
衛公領漢軍夜直軍令肅然世祖曰朕得安寢矣戰捷
還京是時權姦僧格置尚書省以專國政公雖居閒常
得預機密事世祖指公示僧格曰此人㢘直汝知之乎

公持正不履權門雖不樂公亦不能加害二十八年世祖將誅僧格夜遣近侍召公入謂公曰僧格讒慝貪婪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博果密與公商度僧格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賽富迪音復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舶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舶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賽富迪音黠商舶必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驚疑初

阿哈瑪特以約蘇穆爾賊湖廣庫克新賊江淮民曰此
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知也僧格以
賽富迪音賊江淮其毒甚於庫克新民怨之入骨又曰
聖上亦未之知也今僧格之黨皆逐而賽富迪音獨留
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難得財貨之利輕失民心
之害重何况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復行省自能裒其
所有何以賽富迪音為世祖瞿然曰此言是也再三嘉
奬賜公白金五千兩授驃騎衛上將軍江淮行省左丞

陛辭日問公讀曾彬傳乎對曰嘗讀世祖曰彬止是不殺降一事汝父之功過於彬汝效汝父足矣汝父清苦自勵平宋不戮一人至今民感其恩今命汝江南之民見汝猶是汝父汝其悉心蘇凋瘵之民以稱朕意先是楊僧立司於杭總攝僧教貪淫驕横莫敢誰何公受密旨明正其辠械之於市士民聚觀稱快公興利除害惟恐負臨遣之命同列多不協歸覲於朝世祖與語自日晏至夜且曰卿以同列非人而勇退彼自為惡汝自為

善焉能況我改僉江南行樞密院事浙有澱山湖聚衆流之水豪民塞湖營居水無所瀦汎溢蘇湖間爲居民害有議及者輙受賂而止公令有司撤其居而復爲湖成宗嗣位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贛屬縣有狂民爲亂公往平之得所籍鄉兵姓名十餘萬公曰此葢脅從良民焚其籍賊衆近地之民阻山爲砦以自保公屏衆單騎登山遣人諭之曰知汝皆良民懼官軍戮爾身俘爾孥是以固守今省官親在此汝宜出見民皆釋然

執壺酒迎拜曰天遣公來活我公曰汝可率妻子復業諸砦之男女悉從公下山約束無得擾害贛民以寧有誣告富户數十與賊通謀公使掾元善鞫之自伏其誣杖死於是無敢汚衊良民者公離贛民數萬遮道拜送曰父母生我人於有生之初今公生我於既死之後我無以報德惟天能報公也遂立生祠祠公焉遷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時軍政蠹壞卒兩之長應畀職而無賂者遲遲弗畀淹滯數百餘人連歲旅食甚至凍

餒乞丐公視例當予者即日發遣俾各還營壘殷輔貪黷不公悉遣決罰汰稗校冗濫之員者省征夫重難之以紓軍力會御史中丞博果密卒朝議難其繼時相有所舉用成宗曰廉介公正誰能出董士選之右惟此人可特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言昔阿哈瑪特僧格敗世祖嘗謂臺臣緘默令御史舉劾必令有司覆實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及僧司所行多壞法亂紀而御史臺不得預是沮遏臺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

宗正處斷大辟但憑言語口宣無吏牘可覆視人命至重寧無枉濫合如諸司詳具獄辭御史臺審覈無冤乃可施刑臂鷹隼飼馳馬之徒擾民特甚宜嚴禁戢京畿平灤等處饑請弛山澤之禁而禁釀穀價得不踴江西富家有親子而立異姓子為長子藉其資以游俠傾動朝野致位行省叅政其親子既長懼不得久專其家異姓子之弟結兇夜入殺其親子而歸獄於無辜之人賄徧中外勢援盤結其屈莫得而伸或訴於臺公究治明

白以其狀上聞異姓子之兄弟俱棄市復其故姓而家資悉歸於親子之子公論題之左丞劉琛以征八百國之利惑時相公入諫成宗曰朕意已決卿其勿言公曰臣居言職事關利害豈敢阿狥遐荒不靖當遣使誚詰設有不服興兵未晚今其過惡未著師出無名暑天瘴癘山路險遠征行之苦轉輸之勞奚啻動百萬衆竊慮變生意外他日臣有不言之罪成宗曰朕不汝辠也又見時相言損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時相曰彼地出金

何謂無用公曰國以民為實不以金為寶糜爛其民而圖得金豈國之利哉時相不悅師遂西果大衂供饟道斃者亦數萬成宗曰吾愧見董士選矣召公與省臣議公曰首將非才貪兵冒進其敗宜也惟當赦遠撫近厚恤死士之家斬劉琛以𥠖其誤國殄民而已又言近年以來星芒垂象霜殺蠶桑饑饉洊臻災延太廟上天之譴告至矣皆執政非人澤不下究宜蠲積獘與天下更始出為江浙行省右丞徙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

北行省平章亦不赴仁宗初與弟士珍俱名除榮禄大夫陜西行省平章歲餘謁告得㫖給驛還家灌園種田琴書自娱賔客過從談笑終日世事了不闗心卧疾五載竟弗瘳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薨年六十九二月二十三日葬於九門先塋之東贈某功臣其官追封趙國公謚忠宣夫人張氏無子封趙國夫人諸妾有子者各以子貴受封子男十守恕懷逺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愚先卒守愿守慤嵩中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

守思奉訓大夫保定路遂州知州守惠命為弟士秀後
某某某某女二一適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張某一在室
孫男九鑑鏐欽其六幼孫女一適千户王某其餘幼昔
忠獻内範莊栗言笑不苟一作一息無非義方公少而
就傅漸漬詩書閑練禮法坦明易直沉毅雄偉南征北
討大小數十戰臨難勇赴應變奇捷義死不以為慴倖
生不以為榮既解軍柄請還虎符世祖不許曰雖位至
宰輔猶佩之以旌伐也處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必

斷之以經術惟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為心它有弗便弗顧也異已者雖甚忌公然私竊心服曰正人也里人為不善畏公知之族人詣公辨曲直望門輒止受累朝寵錫歸必分賚宗黨之貧者軍中所俘獲遺命命諸子悉縱為民家徒四壁立意豁如也比其終廪無遺粟庫無遺財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哉澄也嘗辱公知公殁之三年承乏史館公之諸子將樹碑墓道乃遺書公行事大概如右而詩之於其左公所居之縣曰槀城屬真

定其詩曰
稾城之董三世殊勲忠獻有子忠烈有孫維忠宣公弱冠即戎損軀而前莫當其鋒忠臣報君孝子從父不殺如彬底定南土折衝奮力洸洸武夫立朝正色侃侃文儒衛率重權推讓介弟閒退七年常預容議苟利民社知無不言縣忤貴倖百挫不遷入司宥府軍政整肅出釐省務吏姦戢縮薦賢為國匪市恩私公不自多衆或鮮知視彼有善若已所能僊家名冑汲引同升士出門

下類成大罷徹而卒史咸至膴仕秉心如鐵堅莫可摧
赴義如川勇莫可回其廉於身一介不取其惠于人千
金亦與涖官可畏嚴嚴秋霜居家可愛藹藹春陽資用
屢空志氣靡懾生甘澹泊死乏葬斂猗嗟殄瘁星隕山
頹千載九門墓石崔嵬

故光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贈銀青
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
國魯國元獻公神道碑

公忙兀氏名伯都髙祖畏答兒薛禪事太祖皇帝敵所憹戰大捷腦中流矢踰月隕命論功封萬户太宗皇帝益以泰安州二萬户封其子忙哥為郡王與十功臣並曽祖鐵木合祖唆魯火都從征伐立殊勲數瀕於死父博魯歡初為斷事官世祖皇帝命翦李璮有功又治大獄稱旨進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加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取江南時統軍下淮東諸郡宋平益封桂陽僉書樞密院事繼授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大夫病免乃牙叛率五諸侯討之益高郵五百户真食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終於位贈推忠宣力贊運功臣太師謚武穆而公祖父贈推忠宣力佐運功臣太尉謚忠定曽祖父贈純誠保德翊戴功臣太尉謚武毅三代並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追封泰安王母王氏封泰安王夫人故母怯烈真氏札剌真氏祖母唐古真氏曽祖母奚吉剌氏俱追封王夫人公自幼頴出不以貴戚世家自滿比長學不怠事武穆王克

修子職或勸之仕以不忍違親遠去辭王終事母夫人王氏益謹人稱純孝伯仲間欲析異故產任其自取悉弗與較捐已資以嫁諸妹上而朝議下而士論靡不以公為善人無一可疵者大德五年御史府上其才行擢為中順大夫江東道廉訪副使十年改中議大夫江南行臺侍御史明年江南大饑遣屬驛聞請以十道贓金罰鍰賑濟轉少中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至大二年進階資善江南行御史臺大夫四年進階榮祿遷治陜西行

臺武宗賜玉帶一及錢五萬緡公固辭不允則受緡錢五之一又不允然後受延祐元年授光祿大夫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時米直踴甚公通治粮道其年直頓減明年又減計歲糶之費省緡錢四十萬有奇兵饟既足民食亦饒仁宗嘉其功賜錢五千緡及海東名鷹甲胄弓矢三年冬關陝有變公抵岐王府諜議檄各鎮兵執叛黨修武備得民間馬五百匹以助進討四年遷江浙省治以不擾民情大悅仁宗賜珠衣勞獎名為太子賓客

輔道靡有鈌違上書陳古先聖帝正心修身之道仁宗嘉納賜衣一復除南臺御史大夫興聖太后以賔客宜朝夕侍儲宫止其行既而公目疾作辭官退居淮南之高郵英宗至治元年又命為御史大夫以目疾不拜詔以平章禄養於家仍飭内臣馳馹江南求空青治其疾二年春來朝賜金文衣及藥一缶復南還三年賜錢五萬緡及西酒西藥公辭謝謂曩膺重寄猶懼弗稱今已病廢豈敢濫叨厚禄且受重賜乎竟不受賜并歸所給

平章祿今天子泰定元年公再來朝疾愈革上遣侍醫診視賜駝乳良藥卒不起薨於京師贈銀青榮祿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元獻朝議公無生業母老子幼賜錢二萬五千緡臺臣又奏賜錢三萬五千緡仍以前所辭平章祿給之其夫人固辭曰始夫子仕於朝且不敢虛食廩稍今歿矣茍是祿非夫子意也夫人治喪悉從古制又築室買田顧護兆域踰時太夫人王氏亦喪夫人毀戚殊劇人愈歎公德之

其刑於家者如此夫人㐮吉剌氏右丞太納之女生男一女一公歷仕四朝顯揚中外然謙抑不居以故聲譽不赫赫表暴於世薨之日橐無遺金椸無鮮衣聞者莫不嗟悼焉翰林直學士馬祖常狀公行而朝之人俾前翰林學士吴澄文其墓道之碑澄固常聞公德美於是叙列所狀如右而作銘詩以綴於左銘曰

堂堂世卿歘然弗矜優優才能退然弗勝克孝克誠先德是繩友弟恭兄靡計畜贏内行之完治移于官不劌

不圜吏戢民安累朝眷遇匪頒異數或受或否具中節度晚遣望苑歸卧淮甸臣衷慕戀一再入見入見之時皇心孔怡天不憖遺疇不吁嘻帝哀耆舊送終從厚而公良耦陳誼不茍搢紳聞言嘉嘆貞堅謂公忠賢教始閨門猗公盛美嗚呼已矣彰于百世史氏所紀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

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中進士舉逮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職越三年庚戌出任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又爲國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巳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為集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葬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為請澄適卧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旨孟頫子昂為澄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

之為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謂後予十年而生遽先棄予而没乎哀哉善之丰姿温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遒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仲民究至今有遺愛祠苑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

有文集內制稾讀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曽大考從龤妣楊氏大考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衎承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子柔嘉柔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溥其壻也孫

男萊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祔系本衛鎮西將軍苗裔去秦入蜀居資徒居綿之彰明叅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爾拔萃繄吾菩之蜀産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點染文熖爍睒煇映瓏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没言存澄清攬轡伸枉出滞驅蝮殄猘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稱聞人

中朝望諫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曷為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隨淚

上卿大宗師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道行碑

周之中世至人神人出焉其心有得於天地之所以廣大造化之所以長久而以無為自然為道見而傳之者關尹氏聞而傳之者蒙莊氏也其說之衍自周之末閱秦之亂至漢之初遯身而避世之士往往能髣髴其緒

餘故張留侯受教於下邳之老父曹相國受教於膠西之蓋公一則以之佐高祖而創業一則以之佐惠帝而守成孝文承其遺風玄默恭儉俗化篤厚民底殷富天下太平幾於刑措明效章章如此是以漢初知老子關尹蒙莊之道而鮮獲知有堯舜文王周孔之道也當時敘學術以道屬之老子目其徒為道家者流列於儒家者流之上學術既裂宗孔氏者謂之儒宗老氏者謂之道士儒不得以與道之名而道士得以專道之名夫通

天地人曰儒儒而不通天地人其不與得道之名也固當名以道士而不稍闊無為自然之藩其得專道之名也寧無其實不稱之慭乎唐宋間道士名存實亡況其教與世而俱降視無為自然之道霄壤矣皇元太祖皇帝開基時則有全真道士託老子長生久視之說以自神逮世祖皇帝混同海宇而神德真君張公入覲上悅即兩都皆建崇真宮居之公鶴身虬鬚川行山立晨夕寤勿欲清靜簡易與民休息所言深契宸猷於是寵遇

日隆比於親臣俾公號天師公辭避命議公稱號必極其尊廷議曰上卿維宜乃號公上卿夫天子之卿六而冢宰第一為上諸侯之卿三而司徒第一為上冢宰者天下之相也司徒者一國之相也以古天子諸侯之相稱公尊之極矣公之少嘗值相者謂公位極人臣神仙宰相至是而其言果驗未幾又號元教大宗師成宗朝加同知集賢院事武宗朝加大真人同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仁宗朝進開府儀同三司陞輔成

贊化保運勲號玉刻元教大宗師印以授故公掌教幾五十年天下宮觀賴公徭役之奏蕊儉之化者其何可言及厭世而英宗皇帝嗟悼遣大臣臨賻勅有司禮葬於縣之南山公歷事五朝聖眷如一越十年而今上皇帝特封神德真君昔公之存也宮禁邸第鉅族故家待令如神明朝廷館閣大臣達官禮公如父師際會之榮尊貴之極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而公視之若無未嘗萌絲髮滿假之意瀟然山間林下之臞仙非其天質之美

寔合老氏不欲盈之道何能若是且有長在己而不自矜有功在人而不自伐丁時之盛而不處其盛都本教茂加之名躋官階極品之位而逡巡殿後斯所謂去甚去泰不敢先者乎累聖錫公皆范金為冠集寶為飾衣裳縷金織文佩綬舄履貫珠絡玉其直不貲而公平居常服取其澣濯上尊之酎大官之膳日有餽而公飲食非溥不適中人覸乎此則知公以服文彩厭飲食者為非道矣予固怪公畀抑之過而公終身弗改其素接人

不問貴賤少長俱致優重畧無慢忽噫不可及也巳老子言王公以孤寡不穀為稱道之好下賤也南華言博大真人以濡弱謙下為表道之惡驕夸也公其亦然歟公之弟子薛玄羲以予之善公喜公也蘄予述公道行予故摭公之行凡併於老子之道者書而道外之物烜赫一時炫耀流俗人所共歎羨者不書也公諱留孫字師漢信之貴溪縣人也其徒入室升堂予所及知者嗣大宗師曰吳全節行嗣師事曰夏文泳有職掌者余以

誠何恩榮孫益讓李奕芳毛頴達舒致祥主御前宫觀者薛廷鳳丁應松張德隆薛玄羲餘百十人載蜀郡虞集所撰公墓志集曰公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材譝可以用世而退然謹守其教師友閒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則公之道其可以淺近議哉澄於公之道行既書之如前復詩之於後詩曰

冊也猶龍玄天為宗本賤基下忌高畏崇歛焉不盈維道之盅輓世還淳遡彼皇風漢初救僘爰躡遺蹤休息

瘡痍民和年豐皇元混一俊乂雲從有方外臣自外留
中治務清靜謀協淵衷出入禁闥天寵日隆聖子神孫
眷渥齊同惴慄尊榮感幸遭逢純誠報上隨事獻忠五
朝一心善始善終繄神德君畀讓謙恭不居其誠不有
其功敦兮若樸符德之容懿兹行實與道混融愧修孔
道疇克如公述公道行以勗我躬

吳文正集卷六十四